

禮記



端州有陳高祖之後收陳世諸佛帝真白  
畫唐使下御史姓韋作記頂皆幅巾不冠  
後主作醉舞狀



蘇泌家有巨然山水平淡竒絕

蘇洵字及之家有徐熙四花其家故物

蘇汶字達復有江南暝禽圖徐熙一酸榴  
余家有丁晉公所收甜榴滕中孚元直有  
徐熙對花果子四軸

石拂休有余家唐畫韋侯故事六橫幅山  
水人物車馬備具後人題作張以宣易李



邕帖衆物之一也并徐熙牡丹海棠兩幅也

余家收古畫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軸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論費用及他羣玉瑠璃寶玩無慮十軸名畫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記見即可辨

余家晉唐古帖千軸蓋散一百軸矣今惟絕精只有十軸在奇書亦續續去矣晉畫必可保蓋緣數晉物命所居爲寶晉齋身到則掛之當世不復有矣書畫非可論價

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

余家最上品書畫用姓名字印審定真迹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賞印米芾秘篋印寶晉書印米姓翰林印鑒定法書之印米姓秘玩之印玉印六板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已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絕品玉印惟著



於書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皆次品也  
無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雖參用於上  
品也自畫古賢惟用玉印

馮求功字世勣有日本着色山水南唐亦  
命為李思訓蘇澥浩然處見壽州人摸明  
皇幸蜀圖人物甚小云是李思訓本與宗  
室仲忽本不同

黃筌畫不足收易摸誰不可摸印湘相摸  
蘇子美黃筌鵲鴿圖只蘇州有三十本更  
無少異今院中作屏風畫用黃筌格稍舊

退出更無辨處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  
牡丹圖與余後易白戴牛小幅于才翁子  
鴻字遠復上有

太宗御筆戴嵩牛三字其後浙中所在屏  
風皆是此牡丹圖更無辨蓋帖屏風易破  
故也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恒等摸  
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王晉卿以韓馬  
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易顏  
書朱巨川告于余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  
及得白牛始自喜以為有韓馬戴牛然但



少杜荀鶴章得象耳劉旣作歌云元章好  
古過人書畫驚世起予作歌云天下愛奇  
人沒董奇不諛人奇解相奇人奇物方合  
壁乞與世間人物樣六朝唐盛頗兼得訪  
古知名已蕭爽人亡物喪付衰夢注想後  
來逢好尚元章心目鑒秋月一路仍行九  
霄上家時菜色無斗粟書畫奇奇世人望  
譬猶大海沉百寶爾輩乘風得之浪二王  
褚陸已天作老顧如來更神匠其餘緹襲  
允幾重但見光明爛垂象珍犀端錦扶蘭

菹龍躍鸞驚訶魍魎金仙詎敢觸以手雪  
子玉人聊置掌余家僻素最沈着退舍還  
師覺難旁世人往往力能幹未免目蝦終  
惚恍緘機謬偽各臣妾未覩堂堂筆中王  
袖間澁縮氣如線淨几明窗謾瞻仰從來  
所有萬錢價不即臭帑當火葬傾心絕妙  
豈求勝妄意臨模須殺謗端居自號書一  
品好事如封繪三藏諸郎青出即護持未  
肯堯飢謬爲駟是書史所載薛道祖詩云  
寧馨動欲千金資時也  
余襄二物擬高閣子可專之世無兩書來



詩往但悠悠塵土欺人正惆悵余蒼玄劉  
郎收畫早甚卑折枝花草首徐熙全篇第  
二卷前見時初報余得梁武像此像今在  
仲忽處

文勛字安國收得王維八畫孟浩然真迹  
神妙

魏泰字道輔有徐熙澄心紙畫一飛鷄如  
生智永真草歸田賦奇物也

范大圭有富公家折枝梨花古筆非江南  
蜀畫

蘇舜欽子美家有畢宏一幅山水奇古題  
數行云筆勢凶險是也

王敏甫收李重光四時紙上橫卷花一軸  
每時則自寫論物更謝之意文一篇畫一  
篇畫一幅字亦少時作花清麗可愛

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文作戰筆  
此蓋布文也惟以此為別昉筆秀潤勻細  
沈括存中收唐人摸吳道子壁畫兩大軸  
或一手一面或半身是學者記其難處遂  
題為真



蘇洵及之處收古茴香一枝者字國老題  
為閻令畫寶月所收李成四幅路上一才  
子騎馬一童隨清秀如王維畫孟浩然李  
成作人物不過如是他圖畫人醜恠賭博  
村野如伶人者皆是許道寧專作成時畫  
李公麟云海州劉先生收王獻之畫符及  
神一卷小字五斗米道也李伯時只一見  
求摸不許其子居金陵與王荆公連袂陳  
元輿帥金陵余託訪之云久為一貴人取  
去竟不知誰何

符永仲收韋侯松一幅千枝萬葉非經歲  
不成鱗文一一如真筆秀細負潤

梅澤有張璪澗底松葛氏物余託購乃自  
取之

古畫自唐初皆生絹至吳生周昉韓幹後  
來皆以熟湯湯半熟入粉搥如銀板故作  
人物精彩入神今人收唐畫必以絹辨見  
文龕便云不是唐非也張僧繇閻令畫世  
所存者皆生絹南唐畫皆龕絹徐熙畫或  
如布



裝背畫不須用絹補破處用之絹新時似好展卷久爲硬絹抵之却於不礙處破大可惜古書人惜其字故行間勒作痕其字在筒瓦中不破今人得之却以絹或絹背帖所行一時平直良久於字上裂大可惜也紙上書畫不可以絹背雖熟絹新終硬文縷磨書畫面上成絹文蓋取爲骨久之紙毛是絹所磨也用背紙書畫日月損磨墨色在絹上王晉卿亦以絹背書初未信久之取桓溫書看墨色見磨在紙上而絹

文透紙始恨之乃以歛薄一張蓋而收之其後不用絹也

絹書百片必好畫文裂各有辨長幅橫卷裂文橫也橫卷直裂裂文直各隨軸勢裂也直斷不當一縷歲久卷自兩頭蘇開斷不相合不作毛摺則蘇也不可僞作其僞者快刀直過當縷兩頭依舊作毛起摺作堅紉也濕染色棲縷間乾薰者煙臭上深下淺古紙素自有一般古香也

劉子禮以五百千買錢樞密家書五百軸



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  
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矣其他常筆固  
多也小八分書詩句帶筆如行書奇甚今  
無此

宗室君發以七百千置閣立本

太宗步輦圖以熟絹通身背畫經梅便兩  
邊脫磨得畫面蘇落

文彥博以古畫背作匣意在寶惜然貼絹  
背着綳損愈疾今人屏風俗一二年即斷  
裂恰恰蘇落也匣是收壁畫裂書畫以時

卷舒近人手頻自不壞歲久不開者隨軸  
乾裂脆斷粘補不成也

王球字夔玉有兩漢而下至隋古帝王像  
云形狀有怪甚者恨未之見此可訪為祕  
閣物也

檀香辟濕氣畫必用檀軸有益開匣有香  
而無糊氣又辟蠹也若玉軸古以檀為身  
檀身重今却取兩片剝中空合柄軸鑿乃  
佳輕乃不損畫常卷必用桐杉佳也軸重  
損絹軸不宜金銀既俗且招盜若桓靈寶



不然水晶作軸掛幅必兩頭墜性重蜀青  
圓錢雙鶯錦最俗不可背古畫只有今人  
裝堂亦俗也

蘇木爲軸以石灰湯轉色歲久愈佳又性  
輕角軸引蟲又開軸多有濕臭氣檀犀同  
匣共發古香紙素既古自有古香也

范寬山水葉葉如恒岱遠山多正面折落  
有勢晚年用墨太多土石不分本朝自無  
人出其右溪出深虛水若有聲其作雪山  
全師世所謂摩詰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  
王鞏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爲王右  
丞矣趙叔盎伯春處有摸本

余以范寬圖易一僧夢休雪竹六幅巨石  
倒影下落葉數片浮水上旁一枯木亦倒  
影後易韋馬于蔣長源凡去十一種物易  
得蔣後易與王誥今蔡勝道有六幅長丈  
餘竒甚大屋梁方可掛森森如坐竹下濮  
州李文定丞相家畫三等上等書名用名  
印中等書字用字印下等亦用字印押字



而已又收鍾王迹甚多未得見

江東漕李孝廣字世美處有鍾王迹嘗於金陵重背折下背紙乃硬熟唐人門刺其孫奉世語余如此近官太常遂得見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臣圖書品少精者余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

大年收得南唐集賢院御書印乃黑用于文房書畫者大年收古絹本橫卷經書畫皆精過于當時西昇經馮京當時託王定

國背西昇經其古絹紙皆四五分透別裝一卷

道士牛戩筆墨麓豪縱放亦不俗格固在文宣惠崇寶覺張經之上也

李甲華亭逸人作逸筆翎毛有意外趣木不佳

范大圭字君錫富鄭公壻同行相國寺以七白金於常賣處置得雪圖破碎甚古如世所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衆中展視伯玉問曰此誰筆余曰王維



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余假范人持之良久并范不見翌日去取云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余笑曰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范卒已十年不知所

在

趙叔盭收張璪松石一幅李公炤家物已破糜不可重背

葉助字天祐收蜀范瓊畫梁武帝寫誌公圖一幅武帝白冠衣褐晉尚白齊梁陳習

見不同各以所尚色皆白帽帝首叔季文物如此豈非餘分閏位乎顧愷之畫維摩猶白帽周木德冕皆尚青仲尼曰吾殷人也生於宋故服章甫之冠此殷制殷水德故尚玄玄端章甫皆黑色也封二王後各行其正朔服其文物也漢火德尚赤用赤幘舜土尚黃故服黃冠畫圖宜觸類而長之乃不允

王通元經書晉宋齊梁陳三有餘意也江南陳常以飛白筆作樹石有清逸意人



物不工折枝花亦以逸筆一株爲枝以色  
亂點花欲奪造物本朝妙工也鄒極大夫  
有之

池州匠作秋浦九華峯有清趣師董原

高公繪字君素家有張璪澗底松山上苗

山水一軸唐韓幹圖于闐所進黃馬一軸

馬翹舉雄傑余感今無此馬故賦之賦見

前又有唐蜀中畫雪山世以爲王維也劔

門關圖雪景五代筆次又有唐畫山水雙

幅徐熙海棠雙幅二軸江南裝堂畫富艷

有生意趙叔盎亦有一幅

王晉卿收江南畫小雪山二軸易余歲餘

小木一筆纏起作枝葉如草書不俗後易

書於蘇之反李伯時云其父所收去失知

在晉卿家不知歸余恨不得易云王維筆

非也

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鸚鵡

活動晉卿借去不歸

徐熙風牡丹圖葉幾千餘片花只三朵一

在正面一在右一在衆枝亂葉中之背石



竅負潤上有一猫兒余惡畫猫數欲剪去  
後易硯於唐林夫蔣長源以二十千置黃  
筌畫狸猫勃荷甚工

薛紹彭道祖有花下一金盆盆旁兩鶉鳩  
謂之金盆鶉鳩豈是名畫可笑又收吳王  
斫鱸圖江南衣文金冠右衽紅衫大榻上  
背捺兩手吳王衣不當右衽

濟州破朱浮墓有石壁上刻車服人物平  
生隨品所乘曰府君作令時車是曲轅駕  
一馬車輪略離地上一蓋坐一人三梁冠

面與馬尾平對目執綏馬有裙遮其尾一  
人御又曰作京兆尹時四馬轅小曲車差  
高蓋下坐儀衛多有曰鮮明隊又某隊隊  
十人騎馬作一隊內一隊皆持鏡多不能  
紀也從者皆冠

唐人軟裘蓋禮樂闕則士習賤服以不違  
俗爲美余竊感之當俟君子留意耆舊言  
士子國初皆頂鹿皮冠弁遺製也更無頭  
巾掠子必帶篋所以裘帽則必用篋子約  
髮客至即言容梳裘乃去皮冠梳髮角加



後以入幘頭巾子中篋約髮乃出客去復  
如是其後方有絲絹作掠子掠起髮頂帽  
出入不敢使尊者見既歸於門背取下掠  
子篋約髮訖乃敢入恐尊者令免帽見之  
為大不謹也又其後方見用紫羅為無頂  
頭巾謂之額子猶不敢習庶人頭巾其後  
舉人始以紫紗羅為長頂頭巾垂至背以  
別庶人黔首今則士人皆戴庶人花頂頭  
巾稍作幅巾逍遙巾額子則為不敬衣用  
裹肚勒帛則為是近又以半臂軍服被甲

上不帶者謂之背子以為重禮無則為無  
禮不知古之士服大帶拖紳乃為禮不帶  
左衽皆夷服此必有君子制之矣漢刻從  
者巾與毅毋追同今頭巾若不作花頂而  
四帶兩小者在髮兩差大者垂則此制也  
禮豈有他君子制之耳余為漣水古徐州  
境每民去巾下必有鹿楮皮冠此古俗所  
着良足美也又唐初畫舉子必鹿皮冠縫  
掖大袖黃衣短至膝長白裳也蕭翼御史  
至越見辨才去着黃衣大袖黃袍杖亦其



制也

又有一麟鳳圖半篆半隸以九字九行爲率云惟永建元年秋十月饗時山陽太守河內孫君見碑不合禮掾重造記初瑞像麟鳳其銘辭曰漢威德中興即政二年辛酉之節首歷四十青龍起云云三月季春爰易立碑石順禮文典九九應度數萬世常存又一云天有奇鳥命曰鳳皇時下有德民富國昌黃龍嘉禾皆不隱藏漢德魏魏永布宣揚天有奇獸名曰麒麟時下有

德安國富民忠臣竭節義以修身聞愆來善明明我君不知九行之數合何典必有識者麟鳳狀一角直下高如足翹如惡馬鳳冠高尾長甚可恠也余題曰非篆非科璞已彫見前

嘉祐中一貴人使江南携韓馬一匹行及回渡采石磯風大作三日不可過欲過又大作於是禱于中元水府廟典禮也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翌日詣廟獻之風止乃渡至今在廟中因知天才神不能化天



生是物自然而生自乘秀氣而成才也天不能資神不能化所以玉樓成必李賀記也

蘇著少子風神如畫目如點漆面如凝脂天男相畫不及有器度好學一旦相國寺遇其兄問安否曰已不幸吾曰豈神奪之乎君大驚曰一旦夢嫁其妻而議婚心惡之又一旦夢神迎婚禮得疾醫曰不可治翌日卒公非神人也何從知之

有吳中一士大夫好畫而裝背以舊古爲辨仍必以名畫記差古人名嘗得一七元題云梁元帝畫也又得一伏羲畫卦象題云史皇畫也問其所自答云得于其孫了不知軒轅孫史皇孫也若是史皇孫必於矣園得之其他畫稱是嘗見余家顧愷之維摩更不論筆法便云若如此近世畫甚易得顧侍史曰明日教交胡掌賣尋兩本後數日果有兩允俗本即題曰顧愷之維摩陸探微維摩題顧愷之者無文殊只一身是曾見瓦棺像者也其一有文殊睡獅



子故曰陸探微曾見甘露陸探微有張目  
獅子故也此收章得象杜荀鶴之流其兄  
有鑒別曰舍弟極損終與一日燒了會其  
先化不然梁元帝又夢秦始皇也士流當  
以此爲戒其物不必多以百軸之費置一  
軸好畫不爲費以五鑲價置一百軸繆畫  
何用黃卷五經赤軸三史猶有俟於抄錄  
若如是佛畫止可渡江投水府也

漣漪藍氏收晉畫渾天圖直五尺素畫不  
作圜勢別作一小圈畫北斗紫極亦易於  
點閱又列位多異於常圖余嘗作天說以  
究天地日月旁側之形盈虧之質作成晝  
夜圖六十本因得究潮候大小又爲晝夜  
六十圖所引六經以點古今百家星曆之  
妄說又著潮說以證盧肇皮保之緣飾釋  
氏假佛之詭論將上之御府藏于名山  
餘杭刻印五聲音六律十二宮旋相爲君  
圖極精微矣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似太平之具也  
作樂之道必自此始沈隱侯只知四聲求



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於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爲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復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終爲別以像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聾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以五方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後疑互判清太初漏露神姦鬼秘無所

逃形著去大宋五音正韻用以制律作樂能召太和致太平藏之名山百世以俟與我同志者不徒爲蒙陋生設

鑒閱佛像故事圖有以勸戒爲上其次山水有無窮之趣尤是烟雲霧景爲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於士女翎毛貴遊戲閱不入清玩

李文定孫奉世子孝端字師端收薛稷二鶴唐李昇着色畫二軸三幅山水舟舫小人物精細兩幅畫林石岸茅亭溪水數道



士閑適人物差大反不工於小者石岸天  
成都無筆蹤其三幅峯巒秀枝峯頂蒙茸  
作遠林岩穴松林層際木身圓挺都  
無筆蹤其工度非歲月不可了一畫人間  
未見其如此之細且功雖太密茂林中不  
虛而種種木葉古未有倫今固無有與余  
昔得于丁氏者無以異也

洛陽張狀元師德家多名畫其姪孫南都  
倅旒字茂宗處見唐畫嵒康廣陵散松石  
遠岸竒古所收故事空民字世未見同品

畫真佳作也黃筌六幅着色山水有江南  
徐崇嗣排六幅折枝江南周文矩士女  
徐熙鱖魚鱗皆有丁晉公親題印餘畫皆  
張狀元及景儉字印李成淡墨如夢霧中  
石如雲動多巧少真意范寬勢雖雄傑然  
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物象之幽雅  
品固在李成上

關同麓麓山工關河之勢峯巒少秀氣  
董原峯頂不工絕澗危陁幽壑荒迥率多  
真意



巨然明潤鬱葱最有爽氣樊頭太多  
荆浩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

王球夔玉家古帝王像後一年予於畢相  
孫仲荀處見白麻帑不裝像云揚褒嘗摸  
去乃夔玉所贖上有之美印記

趙叔盎云線褊條闊帑半絲細如綿者作  
畫帶不生毛以刀刺褊中開絲縷間套過  
掛褊後卷即縛之又不在畫心省損畫無  
摺帶隱痕尋常畫多中損者縛破故也書  
多腰損亦然略略縛之烏用力

宗室仲儀收古廬山圖一半幾是六朝筆  
位置寺基與唐及今不同石不皴林木格  
高挽舟人色舟製非近古今所惜不全也  
畢仲欽家有荆浩山水一軸畢仲游家有  
六軸關同

王欽臣長子有六幅關同古木特奇董原  
四幅真意可愛刀約家有董原霧景四幅  
林虞家有王維六幅雪圖董原八幅李成  
雪圖

余家收帑本曹不興畫如意輪一軸



嘉祐間三人收畫楊褒邵必石揚休皆酷好竭力收後余閱三家畫石氏差優揚以四世五公字印號之無一軸佳者邵印多巧篆字其旁大略標位高略似江南畫即題曰徐熙蜀畫星辰便題閣立本王維韓滉皆可絕倒其孫携韓滉散牧圖至乃雙幅上驢二十餘牧不及崔白輩絹素染深黃絲文總緊索價四百貫面上左以粉作牌子題曰韓晉公散牧圖不疑家寶其上

一印鎮江軍節度使印即是油單印者其大四寸許文麓下一印只略有唐印最小又文細諸人共笑其偽久之無人信遂以五十千質與江氏而去因嗟之曰華堂之上清晨一羣驢子厮咬是何氣象

穎川公庫頤愷之維摩百補是唐杜牧之摸寄穎守本者置齋龕不携去精彩照人前後士大夫家所傳無一毫似蓋京西工拙其屏風上山水林木奇石坡岸皴如董原乃知人稱江南蓋自頤以來皆一樣隋唐及南唐至巨然不移至今池州謝氏亦



作此體余得隋畫金陵圖於畢相孫亦同  
此體余因題於顧畫幅上六米芾審定是  
杜牧之本仍以撥發司印印之蓋證勾謀  
刻石妄稱爲人易去也余與穎簽善記尋  
善工摸須切記似凡三寄蠲本無一筆似  
者或可上之御府乞國工摸賜世間爲千  
年之傳如唐文皇蘭亭豈非一代盛美真  
絹色淡雖百破而色明白精神彩色如新  
惟佛像多經香烟薰損本色  
染絹作濕香色棲塵文間最易卞仍蓋色

上作一重古破不直裂須連三兩經不可  
僞作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  
邵必家維摩文殊六朝畫西山十二真君  
亦其次題爲閻立本

余相國寺中八金得帑挑二枚綠葉蟲透  
背二葉着挑上二挑突兀高出帑素徐熙  
真筆也

錢卅京家謝靈運盤足坐像亦奇古  
高公會家古花二枝百破碎無名在徐黃



上自余家往江州張氏收李重光裝像神  
骨俱全云是顧宏中筆沈括收畢宏畫兩  
幅一幅上以大青和墨大筆直抹不皴作  
柱天高半峯滿八分一幅向下作斜鑿開  
曲攔約峻崖一瀑落下兩大石塞路頭一  
幅作一負平山半腰雲遮下磧石數塊一  
童子抱琴由曲攔轉山去一古木卧竒石  
竒古沈責秀日見之及居閩問之云已易  
與人竟不再出今常在夢寐

寶晉山林集拾遺卷第七



理